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徒處安

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

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

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

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

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

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
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已而絳侯望素盦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
毀我盦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
書告口以為反徵繫請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素

盦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盦頗有力絳侯
乃大與盦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素盦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
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
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
因遷之蜀轎車傳送素盦時為中郎將乃
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
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
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

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
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
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
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
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
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
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
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

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璜曰大臣共誅諸呂

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

育皆古勇者也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

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
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
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
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
王盎由此名重朝廷素盎常引大體忼慨

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常害素盎素盎

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諺盎

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老

文帝出趙同參乘素盎伏車前曰臣聞天

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

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素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

不騎衡如淳曰駟倚也衡樓殿邊欄曰衡車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

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素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

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張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乃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淳如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日調蕪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劔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

二十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
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
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
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
言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
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
日益聖智君今自閉聾天下之口而日益
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
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

教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好鼂錯鼂錯
所居坐蓋去蓋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
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
大夫使吏案袁蓋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
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

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

夫袁蓋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

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蓋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今

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蓋不宜有謀如淳曰蓋大臣

不宜有
姦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
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
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
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
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
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
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
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
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
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

文穎曰
婢也

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
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
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
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
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

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公

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盜乃驚謝曰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

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義匿吾

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夾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

帳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

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

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

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盜為

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盜病免居家

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

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

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

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贊曰凡人之於

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

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

光

史傳四十一

東壽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
公聞之皆多素盞素盞雖家居景帝時時
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素盞進說其
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盞曾使人刺盞刺者
至關中問素盞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
素盞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
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素盞
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

服駟案文穎曰培音培秦時賢士善術者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盞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

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

文學為太常掌事故應劭曰掌故事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隋

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璜曰峭峻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

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

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

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

令

服虔曰太子稱家璜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

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竒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

計策袁盎諸大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

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

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

墼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

墼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

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

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

曰此非廟垣乃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

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

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

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䟽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謹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素盜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

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

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

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
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
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素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
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
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
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矜賢音以名數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庄救欲報私讎反以
亡軀詔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
謂邪

素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

居以此言為騎郎蘇林曰在錢若出穀也如厚曰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

官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

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

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

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

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

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
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
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
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
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
勃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
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

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

夫謀謀

晉灼曰音牒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

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
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
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
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
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
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

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

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

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

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劾

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

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認赦太子梁王然

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太子奇曰霸陵北

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身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

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之

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

使慎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

意慘

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

徐廣曰斲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

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

張晏曰錮錮也帝北

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

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

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積
曰中渭橋兩岸之中

有一

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
安縣人

聞蹕

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

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

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
罰金四兩蹕上行人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

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

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

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

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

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

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

法如是足也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七之逆也

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言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

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

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開漢書

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

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讎解顧

謂張廷尉為我結讎釋之跪而結之既已

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

結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結讎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

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

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

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言晏日每

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

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

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

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譴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
入朝邾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
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樞曰閫寡人制
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養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

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鈔騎

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

以比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西抑

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比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

以其軍市租盡以饗養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

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

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

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

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

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

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

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徐廣曰
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
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
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
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
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
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
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

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
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
之張晏曰以其恭
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
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
謹徐廣曰馴
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
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
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慎曰古
欽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
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
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

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

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

牖身自浣滌徐廣曰牖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牖謂廁

竇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窗藝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牖音投

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窗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窗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窗晉

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候窗廁比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

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

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

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徒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

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

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

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三、二十五 已巳 傳四十三

法如是足也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也

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

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

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聞漢書

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

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

謂張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

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

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

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工生

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

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

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事

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言晏日母

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

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

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

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

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
入朝邾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
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而推轂曰闡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闡也門中樞曰闡寡人制
之闡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
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食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

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鈔騎

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

以比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西抑

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比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

以其軍市租盡以饗食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

五日一椎牛饗食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五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

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臣

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士軍之士

七

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

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

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

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

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

徐廣曰
一作辨

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
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
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
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
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
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
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

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
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
之張晏曰以其恭
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
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
謹徐廣曰馴
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
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
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
也僮僕訢訢如也曹灼曰訢許慎曰古
欽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
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
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
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下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牖身自浣滌徐廣曰廁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牖謂廁也音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牖為實實音且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藝器也音威且駟案蘇林曰牖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

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比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

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

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

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徒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

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

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

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

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

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
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
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
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一服皮曰作馬字下曲而
五建時上專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
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
猶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

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
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
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
相有罪罷趙周坐
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
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
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
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見寬等推

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
之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
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
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
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
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

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
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
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
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
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
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

郎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如淳曰櫟機輻之類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
有二心以事太子

文帝且

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

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

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

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

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

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
讀曰移言

劔者人之所好故多
數移易賀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

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

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

他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

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

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

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父之遷為御

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奉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

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

相以言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

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

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

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

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

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
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
為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
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
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
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
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

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
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

溺袴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

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

期為不絜清以是

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
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
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

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
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
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

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孝文時以治刑

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

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

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

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

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
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
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干家家於陽
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

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

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

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

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

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

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

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

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十年高祖往誅之過趙

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

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

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
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
臣等當蟲出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
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
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
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
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
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
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曰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
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
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
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
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
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
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
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史傳四十四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

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實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

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
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
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
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
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
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
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

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

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

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
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
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

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

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

石掌佐丞
相舉不法

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

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

國

徐廣曰陘
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

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

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

安相善任安柴陽人也少孤貧因為人將

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

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

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

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

郭璞曰
亭卒也

後

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

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

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

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

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
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
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
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
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
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
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
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

人中富給者令具鞞馬絳衣玉具劍欲入
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
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
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
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
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
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
如沐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

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
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
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
人曰各自具鞮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
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
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後
猶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
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
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
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
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
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
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
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
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
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
河以整言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

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

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

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

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二河三河太守皆

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

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

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

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

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也下責丞相何

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

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

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

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

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

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
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
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
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
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
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

姓

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

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

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

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

泄扁鵲曰斂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

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

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

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癆結特以診脈為名
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
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
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

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
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
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
歸縱淫比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
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

熊熊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
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見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
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
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
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

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
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
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
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日收乎曰未
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
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
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

醴灑鏡石橋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
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設脈結筋搯髓
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
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
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
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
侍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

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波者至衆不可曲止
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
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
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
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
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
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

未卒因噓唏服臆竟精泄橫流涕長潛

徐廣

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虛唏不能自止也

忽忽承眛悲不能自止

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

徐廣

曰維一作結

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

徐廣

曰一作隊

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

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細破陰絕陽之色

已廢

徐廣曰一作發

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

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

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蹙中之時暴

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

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

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

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

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

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

扁鵲過齊齊相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謂左右曰醫者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相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相侯不應扁鵲出相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相侯而退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

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死

傳玄曰是時齊無相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相公午也

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

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隨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人十天言脈者由扁鵲也太倉公者齊太倉君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

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二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
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
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
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
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
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
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

治病者

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

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

曰自意少時喜醫曾藥醫曾藥方試之多不驗

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

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菴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

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富心

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
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術揆
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
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
禾精也要事之二年前即嘗已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有驗精良卒慶已死十年所臣
意年盡三三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云痛臣意診其脈告

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

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

當癰肉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

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

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

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

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
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
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
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
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
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萑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
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且意即為之作
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
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
也濁徐廣曰一作暍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
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
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易心主徐廣曰湯音唐
湯者盪也謂病盪心者酒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史傳四十五
七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
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歷入中而刺
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
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
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
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徐廣曰右
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

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
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
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
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
頗壞信則擘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
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
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
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

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一作暍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暍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

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滃滃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

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徐廣曰一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作散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大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

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
 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
 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
 合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
 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
 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

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噎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

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

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

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

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

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

脈濁徐廣曰一作龜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

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

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

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徐廣曰一作如奴蓋女奴眾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

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

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

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

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

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

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

絡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

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

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

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

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

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
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
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
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
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往一作取
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
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
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

疾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
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
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
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
往飲以葭藶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

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
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
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闥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
傷脾氣也當至春耳塞不通不能食飲法
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闥

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
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
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

徐廣曰
殺音蘇

葛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
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
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

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

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鹿麕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鹿麕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

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鹿麕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鹿麕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蟲

氣也。六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工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

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徐廣曰如廁輒後之病得

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

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

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

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

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

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

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

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

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

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

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

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

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
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
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
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
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
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
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凡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

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以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
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
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
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
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
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
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久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
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
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
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
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
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
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
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為齊王即位為陽虛疾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

六年為齊王即位

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歷臣意診脈以

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
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

即令更服九藥出入六日病已得之內診之

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

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

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

用使人瘖

徐廣曰一作瘖音才交反

瘖即死今聞其四支

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
竒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
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疝
壯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
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
後蹴踖徐廣曰一作踖要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
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
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壯疝
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
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
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
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
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
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

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
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
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
之者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
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
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
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
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

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徐廣

曰齊文王也
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

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

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

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
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

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

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

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

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
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
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
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
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
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
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
六十已上氣當大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

文王年滿

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
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
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
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
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
故年二十是謂易賀

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

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
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
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而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

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復也當知公士喜方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躬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
與躬善光又屬意於躬曰意好數公必謹
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
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
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

徐廣曰一作昆

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
高期王禹

徐廣曰一作矯

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

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
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
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
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
家丞杜信喜服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
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
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
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

白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且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殆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事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